

# 大别山里的“星星小镇”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一座占地36亩的“星星小镇”已初具雏形。放眼望去，9栋楼房高高伫立，它们将被用作居住、疗养、劳动、运动甚至休闲娱乐等用途。这座“星星小镇”的主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成年孤独症人士。

## 为孤独症人士寻找栖所

在“星星小镇”诞生之前，一个难题困扰着易志刚和余华夫妇。他们的孩子名叫小满，今年27岁。小满患有孤独症，早在10年前，他从培智学校毕业时，在接下来该去哪儿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像小满这样的大龄特别是成年孤独症人士，已无法再去向儿童的康复治疗机构，社会上成人孤独症托养服务又不足。“大部分成年孤独症人士只好待在家里，由亲属看护。但长久下去，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容易出现问题。”易志刚说。更令夫妻俩感到不安的是，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以后孩子该托付给谁？他又该如何生存？

起初，易志刚夫妇在北京市海淀区和其他5个孤独症孩子家长一起成立了“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康纳洲”既有针对低龄患者的康复训练，也有针对大龄孩子的日间照料学校。小满参加了后者。

但这种日间照料的模式并不能解决大龄孤独症人士的终身托养问题，非长久之计。为了破解困境，余华和家长们去全国各地考察，还去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考察，但都没能找到理想的解决途径——直到家长们发现了“桦之乡”。

“桦之乡”成立于1985年，位于日本东京近郊。这是一个由孤独症人士家长发起的成年孤独症终身养护机构。作为一个社区，“桦之乡”能容纳100多人，孤独症人士在其中居住、学习甚至工作。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有些孤独症人士可以完成简单的手工作品，用售卖作品的钱支付补贴费用，实现自身价值。

## 让“星星小镇”落地生根

“桦之乡”令易志刚夫妇看到了希望，建设“星星小镇”的念头由此产生。直到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他们聚在一起跃跃欲试，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讨论和谋划这件事。

“我们希望建设这样一个社区，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安置和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为社会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易志刚说。

要把这样一座小镇办在哪？选址是个问题，不能太偏远，也不能成本太高，当地还要愿意接受。易志刚是金寨人，金寨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不过，由于地处大别山腹地，交通闭塞，金寨也曾是贫困县。

一次回老家过国庆节，易志刚夫妇

猛然发现，阔别多年的家乡和几十年前已完全不同。高铁通达省城和邻省，交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这里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森林茂密，又位于淮河上游，水源充沛。

这一切让余华和易志刚萌生了让小满在此生活的想法。

2017年底，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部分孤独症人士家长在安徽省金寨县发起了“星星小镇”项目，由家长投资，按照成年孤独症托养和家长养老的“双养”模式开展建设。这种模式在国内还是首创。这样一来，成年孤独症人士在“星星小镇”生活的同时，他们的家长也能在同一个社区的不同功能区养老。



张海德（右）将手中的画作赠送给国际友人。这幅画正是由来自“星星小镇”的岳亮所作。北京金明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供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区人民对我们十分友好，他们把‘星星小镇’的引入当作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的工程，让我十分感激。”易志刚说，金寨县政府在土地使用和建设上也给予了特殊政策支持，使“星星小镇”得以顺利落地。

## 破解难题的积极尝试

按照“星星小镇”的规划，小镇建有疗养单元楼、劳动和休闲娱乐场所、食堂和室内运动场所，还有家长公寓和对商业场所。“星星小镇”的设计充分考虑孤独症人士需求。以工作坊为例，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劳动工作坊，是因为大多数成年孤独症人士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一些技能、从事简单劳动，适应性较强的甚至可以在小镇的超市、烘焙坊、外卖收点等工作。对于孤独症人士父母来说，“星星小镇”不单是一个能让孩子居住的地方，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孩子能在小镇里分工合作，从事简单保护性的工作。而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当有一天父母不在了，他们依然能够稳定而有尊严地度过被照顾的后半生。

如今，“星星小镇”主体建设已完工，像小满一样的孩子很快就能入住这座父母为他们打造的终身托养社区。

易志刚说，目前已有70个家庭报名成为小镇的“常住居民”。十几名提前来到金寨的孤独症人士正在距离小镇不远的希望小学里生活，在老师的陪同下进行生活适应性的训练。这是“星星小镇”帮助他们顺利入住小镇而做的准备，以便他们更快适应集体生活。

上图：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清冽的山泉水在无声流淌。

张光拍摄（人民图片）



# 漠河北极村 酷爽不打烊

邱小平文图

一到夏天，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总是人声鼎沸，许多游客长途跋涉到这里，就是为了寻找清凉，享受酷爽之夏。而另一些游客则是为了那道划破长空的魔幻光束，这里是我国唯一可以观测到极光的地方。

北极之夏，有长达17个小时的白昼。凌晨3点，当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安睡在宁静的梦乡时，美丽的黑龙江已经醒来。北极沙洲、北极广场已经陆续来了好多游客，他们打量着天边的晨曦，在微凉中体验白昼的来临。晚上9点，霞光从天边不舍地隐去，北极大街两旁的灯光次第亮起，与之呼应的是烧烤摊的烟雾缭绕，似锦的霞光直冲霄腾成人间烟火。在黑龙江边，早有人燃起篝火，游客和村民载歌载舞，北极镇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夜城”。而在僻静处，人们搭好帐篷，在大自然的静谧中欣赏灿烂星河。

北极村的清晨，梦幻而唯美，浩瀚的黑龙江如同一条清澈的玉带，蜿蜒从村边走过。天还未明，江上慢慢起了白雾，雾气升腾，天光渐亮，这一团一团的雾气慢慢汇聚，在江的上空，在岸边树林，渐渐地，汇成了一团一团银白松软的“雪堆”。“雪堆”不是在地上，而是挂在山腰处、江心处。绿的、白的雾，轻轻柔柔，起伏起伏，如梦似幻，令人陶醉。

盛夏的北极村步步是景，最养眼处，莫过于满眼皆是“最北”。纵横交错的两条主干道——黑龙江大街和北极大街，分布着“最北最邮局”“最北金融机构”“最北学校”“最北医院”，顺着江边的道路，还能看到“最北一家”“最北驿站”“最北旅馆”。这些“最北”都是木刻楞房子，木头的墙壁、木头的屋顶，一切都保持着森林居民的原始风格，行走其间，就像穿行在森林中。

北极村的黄昏美得摄人心魄，从8点钟起，晚霞开始布满天空，直到快9点日头才从西山隐去，整个天空被迟迟不肯落下的太阳烧红了脸。与寻常的西天红霞不同，这里的火烧云笼罩了四面八方，穹顶之上全是流光溢彩的锦绣云纹，漫长而明亮的黄昏由深红变成淡紫的晚霞，一直持续到夜里。

北极之夏，拥有最美的星空，在北极广场、七星广场，一个个帐篷里，端坐着一个个等待极光的人，在江边、在草地，群萤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天上的繁星，如深情凝望的眼睛，如停息微笑的萤火。在月光流淌的夜晚，温柔的月光一不留神倾泻下来，活脱脱地摔在地上，不过，并没有疼痛的呻吟。此时，静静地沉淀躁动或芜杂的心，竖起耳朵倾听，这动与静默契融和的天籁，绝不逊色于任何人间美景。

北极村的夏天，没有孤寂，没有喧嚣，有的是静谧安然、凉爽宜人。在这里，酷爽从不打烊。

上图：漠河北极星空。

# 寻幽鄞江古镇

李春梅 刘玉明



刚好得闲了几天，在咖啡馆一边放空一边想着去哪儿好，抬头往书柜方向一望，不经意间瞥见了老舍先生所著的《骆驼祥子》，又想着作家萧红离开寒冷的哈尔滨之后，也曾辗转停留在青岛一段时间，就这么定下了青岛之行。

前往青岛来一趟文学行旅，是为了寻找老舍，也是为了找寻萧红。不到两个钟头，飞机便已准备降落。步出机场，微微海风让发丝略显凌乱，拂面的风里夹杂着一丝略苦的咸味。我知道，这是属

有居民居住而无法入内参观。我望着眼前萧红曾经住过的小楼房，遥想这幢房子的往日时光：衬着不远处浪涛声低鸣的起伏，佐以空中的暗黄色光晕，作家们相约在此写诗吟赋、大谈梦想、论述抱负……

萧红后来前往南方，经鲁迅慧眼提携，在上海滩一举成名。总是漂泊无归的她，余生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回到青岛这幢可爱的小楼房。回想萧红的一生，我不禁轻叹了一口气，眼前的萧红

“绿珠”，我想这“绿”应该是迸发着浓郁生命力的颜色。虽然老舍仅仅在此居住3年，但其一生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都是在青岛完成，其中也包括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一本写实小说，北京的人力车夫祥子一心想挣钱买辆属于自己的洋车，可惜屡屡被现实玩弄于股掌，从追梦想到梦碎一地，从节约攒钱到沉沦萎靡，祥子一角可以说彻底地展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哀与苦楚。书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可以看出老舍对故乡北平的恋恋不舍。

老舍故居院内是祥子拉人力车的雕塑以及老舍雕像，故居内陈设异常简朴，书房里摆放着一张不怎么起眼的暗色木桌椅，不想那竟是《骆驼祥子》的问世之处。故居也展示了老舍生前衣物以及所使用的器具，还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骆驼祥子》著作。

就在老舍书写《骆驼祥子》的木桌上方，悬挂着他的相片，相片里的老舍头戴礼帽，脸上挂着圆框眼镜，双手自然垂落前方交叠着，一派闲适自得的样子。相片左右两侧的窗户已被窗外鲜绿色的藤蔓所围绕，暖阳的照耀也让藤蔓带着金色的光芒，使这里成为一处充满诗意的角落。后来，整座故居外都植满了藤类植物。

青岛涵养了萧红与老舍两位文人诸多文学养分，两位作家都是在青岛停留的时期，写出最为人知的文学作品。漫步在青岛那高高低低的山坡路上，我想也许是青岛特有的舒畅海风和闲散风情，吹散且带走了作家心中积攒已久的苦与愁吧！

上图：青岛“八大关”景区美如童话世界。

王海摄影（人民图片）

# 文学行旅在青岛

王小梅



于青岛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气味。有“文学洛神”之称的萧红，其漂泊的一生辗转哈尔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在青岛的短短数月，是她31年生命中最为幸福，同时也是创作量最为庞大的时刻，名著《生死场》便是完成于我眼前这幢有着低矮围墙的小楼房。

萧红故居位于观象一路，这是一幅面海的两层楼房，目前因

故居不知怎么竟也变得让人伤感起来。

继续寻访，青岛那沁人心脾的海风引领我转入黄县路，这是一条极为僻静的小坡路段，不远处那幢米黄色的楼房便是老舍在青岛的三处居所之一，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住所，目前作为老舍故居及骆驼祥子博物馆开放给游客参观。

老舍曾将青岛比喻为一颗

坊邻居在廊下喝茶、抽旱烟、摆龙门阵、编竹篓……廊下成了人气旺盛的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徘徊驻足。

这条不足千米的小街上留存了大量遗迹，建筑虽有残缺，但能让人感受到岁月的痕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当数地祖庙，这也是老街上外观最为考究的建筑。该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年间重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扩建。2019年被列入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远远的，就能望见地祖庙歇山顶式牌楼的飞檐翘角以及青瓦间突起的弓形防火墙。作为戏台的万年台就建在牌楼背面，从台下进去就到了院里。正殿大殿，有石阶而上，两厢与大殿、牌楼和万年台相连的是走马转角楼。院内建筑上多有浮雕装饰，人物、花鸟虫鱼皆栩栩如生。仁立院中，铿锵的锣鼓声仿佛穿越时空隧道翩然而至。台上，生旦净末演绎着帝

王将相、凡夫俗子的传奇故事；台下，南来北往、男女老少看戏人沉浸其中。

与之相邻的王爷庙内供奉城隍，是鄞江镇每年定期举行城隍庙会的重要场所。一年一度的农历五月二十八城隍庙会，已经成为鄞江古镇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活动主要是通过城隍出巡来祈求平安吉祥、风调雨顺，并进行祈雨。古代常见“祈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对“祈雨”的描绘。小镇至今仍保留着这种流传数千年的民间活动，极为难得。据说每年的城隍庙会，前来小镇参观的人有近十万之多，非常热闹。

穿过古镇，过桥往右，是一条古驿道，坑坑洼洼的石阶、参差的山石和茂盛的林木，宛若一本缓缓展开的历史大书。据史料介绍，这条道曾是巴蜀“古驿道”的一段，为连接川中、川东的咽喉。古驿道，是成都官道上的三台、中江这段，均为石板铺成，可过舆轿、驮马，是进出鄞江的必经之路。

除了古庙、古驿道，鄞江古镇最负盛名的文物古迹当属鄞江墓群。已发现的崖墓有1638座，其中多室墓为790座，有建筑和绘画形象的334座。这些墓建于汉晋时期，以东汉墓最具特色。1996年，鄞江古崖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群中有大量结构复杂、形式多样的仿木结构建筑雕刻。鄞江崖墓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狗咬耗子、农夫扶犁、双鹤啄鱼等数百幅画像。

游走鄞江，触摸一座古镇的光影岁月，寻觅一段历史的繁华旧梦。2000多年光阴流转，让鄞江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也给予它走向未来的底气。近年来，鄞江古镇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美村镇”传承奖、四川省首批乡村振兴样板村镇等荣誉。时代的革新，将我们拉回到这些真实、完整的现场，重构成一座古镇的温暖日常。

上图：鄞江古镇一角。刘玉明摄